

欲用前卫方式来养老

潘志成出生于1952年,是西安市一名普通退休工人。40岁那年妻子因病去世后,潘志成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。几年前,随着小儿子结婚搬走,他成了独居老人。

这年国庆节后,大儿子给他报了去海南的夕阳红旅游团,潘志成欣然接受了儿子的好意。

这次旅游让潘志成发现,原来与他一样独居的老人,居然过得那么有滋有味。旅游结束后,潘志成和老张等几个聊得来的老人互留了电话。

回西安不久,老张打来电话:“你不是对洋县的菜豆腐念念不忘吗?走,我们几个去一趟!”于是,在老张的组织下,四个老人坐上大巴车去洋县小住了一晚。

就这样,在这群老伙伴的陪伴下,潘志成渐渐恢复了生活的激情。他甚至还学会了网上订票订酒店。那两年,潘志成和老友们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,心越走越野,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外。可他的退休金并不高,而且大部分积蓄也在旅游中花掉了,他又不愿跟孩子张口,一时有些作难。这时,有人向他推荐了“反按揭养老”——一种前卫的养老模式。

反按揭养老成众矢之的

所谓“反按揭养老”,是指有独立房产的老人将房屋抵押给金融机构,仍可在家居住,且机构根据具体情况每月返给老人一笔固定的养老金直到老人去世。这种养老模式在国外已经很流行,但国内才刚刚开始试点。潘志成开始查资料,找专业人士咨询。经过各方面权衡,他最终认为这种养老模式很适合自己,既让他有生之年的生活能够宽裕些,实现他出国旅行的愿望,又不会给孩子们增加负担。于是,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两个儿子。

没想到,两个儿子听罢都没有发表意见便走了。过了几天,两个儿子一起来看潘志成,显然,这一次他们是来有备而来。大儿子说,他咨询了反按揭养老的事情,在国内是个新事物,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很多问题;比如房价走势未知,以当下的情况来看,房屋是升值还是贬值,若房屋升值,那么增值的部分如何合理分配是一个问题;住宅土地拥有70年产权,若土地年限到期,反按揭如何进行也是一个问题。而且,还牵涉到老人的身体状况评估,一般情况下,金融机构每月返养老金将持续到老人去世,若老人长命百岁,自然很划算,但如果老人没几年就去世了,岂不吃了大亏?潘志成听罢火了:“你是在骂我早死吗?我怎么就不能长命百岁?”大儿子辩解道:“我们当然希望你健康长寿,但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!”潘志成说:“说白了,你们就是嫌我没把这套房子留给你们!”之后他忍住怒火,缓和了语气,“你们应该知道,我做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,我也多方面咨询过,我能做出决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希望你们看在我一个人把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份儿上,别干涉我的生活了。”小儿子说:“我们之前一直很支持你享受生活啊,你心情不好时,大哥还掏钱请你去旅游。可你的这个决定实在太离谱了。”被儿子如此数落,潘志成很不高兴,说:“这是我的房子,我的家,你们没资格指手画脚!”两个儿子灰溜溜地走了。

第二天,潘志成的手机频频响起,电话都是亲戚们打来的,劝他放弃反按揭养老这种“荒唐念头”。原来,是两个儿子跟几位至亲打了小报告,

前卫“反按揭养老”让他众叛亲离



亲戚们纷纷劝说潘志成。甚至连儿子的岳父都打来电话,劝说中带着不满和挖苦。潘志成越听越生气,原本想妥协的他犯了倔,决定永不妥协!

2015年12月初,潘志成找到幸福人寿保险公司,根据业务员建议,选择了一款非参与型住房反按揭保险产品——“幸福来宝”,并提交了相关材料,委托对方帮他办理投保。

两个儿子听说后难以接受,一起找到潘志成,大儿子说:“现在那么多子女啃老,我们却尽量不麻烦你,甚至不让你帮忙带孩子,让你好好享受生活,可你却自私到了自己享受,连房子都不留给我们,你也太过分了!”小儿子更加气愤:“如果你一意孤行,将来别指望我为你养老送终!”潘志成思前想后,终究还是不想众叛亲离。三天后,他前往保险公司取回了相关资料,终止了

到护士喊他的名字,他顿时紧张得脸色苍白,赴刑场一般满脸泪痕地进了检查室……

噩梦般的检查结束后,他拿着检查结果来看医生。医生仔细看过检查结果,问他:“家人来了吗?”他说:“就我自己。”医生听罢显然有些犹豫,潘志成的心里咯噔一下,强打精神说:“我是空巢老人,有啥事你就直说,我有心理准备。”医生说:“情况不太好,有肿瘤,先交1万元押金办理住院吧!”潘志成怔了一会儿,喃喃道:“我的胃疼也不是一两天了,你就告诉我,还有多少时间?”医生说:“胃癌手术的存活率还是很高的,你要好好吃,别把病情看得太重。”潘志成一听是胃癌,心里不禁一沉,但他拿不出1万块钱,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。

晚上,大儿子夫妻俩和小儿子夫妻俩都来了,潘志成很欣慰,认为孩子们还是很重视自己的。

委托。

花甲老人晚景凄凉

2016年6月的一天,潘志成半夜的时候突然感觉胃部疼痛。终于熬到天亮,他先给小儿子打电话,希望儿子能陪他去医院检查。可小儿子没等他把话说完,就不耐烦地说:“那你就去医院查一下,医院离家也不远,我有事忙着呢!”潘志成无奈地挂断了电话。

要不要给大儿子打电话?说实话,自从他决定反按揭养老之后,两个儿子对他明显疏远了,他担心再次被拒绝。可是,做胃镜确实让他很恐惧,儿子若能陪着他,也能给他壮壮胆。于是,潘志成硬着头皮拨通了大儿子的电话。大儿子的态度比小儿子好些:“你先去医院查一下,晚上我去看你。”

随后,潘志成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家二甲医院,医生检查后还是建议他做胃镜。潘志成喝了麻药后坐在长椅上排队等候,想象着那条粗粗的管子从喉咙里插进去,他有些恐惧。

恰在这时,轮到做胃镜了。听到护士喊他的名字,他顿时紧张得脸色苍白,赴刑场一般满脸泪痕地进了检查室……

噩梦般的检查结束后,他拿着检查结果来看医生。医生仔细看过检查结果,问他:“家人来了吗?”他说:“就我自己。”医生听罢显然有些犹豫,潘志成的心里咯噔一下,强打精神说:“我是空巢老人,有啥事你就直说,我有心理准备。”医生说:“情况不太好,有肿瘤,先交1万元押金办理住院吧!”潘志成怔了一会儿,喃喃道:“我的胃疼也不是一两天了,你就告诉我,还有多少时间?”医生说:“胃癌手术的存活率还是很高的,你要好好吃,别把病情看得太重。”潘志成一听是胃癌,心里不禁一沉,但他拿不出1万块钱,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。

晚上,大儿子夫妻俩和小儿子夫妻俩都来了,潘志成很欣慰,认为孩子们还是很重视自己的。

他跟两个儿子讲了自己的病情和交押金住院的事,希望儿子能伸出援手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大儿子说他现在经济困难,孩子每年两万元的幼儿园费用都快承担不起了。小儿子说话更不客气:“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整出癌症了吧?”潘志成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大儿子建议他卖房筹集医疗费;儿子建议卖房治病,潘志成认为是故意嘲讽他之前反按揭养老的决定。一咬牙,潘志成再次做出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:放弃治疗,卖掉房子前往欧洲旅游。

很快,潘志成就把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了,然后用卖房款来了一次欧洲游。游完欧洲,回来后潘志成租了短租房,休整一段时间后又出发了,这次的目的地是东南亚。俩儿子都说他疯了,亲戚们也对他的行为瞠目结舌。

然而一年过去,潘志成身上的钱几乎花光了,他却毫无死之将死的迹象。2017年10月,潘志成前往西安市肿瘤医院检查,竟意外得知自己胃里只是长了个良性肿瘤,根本不是癌症。潘志成顿时傻了眼:房卖了,钱花光了,他居然还有那么多要活!

随后的几天,潘志成连连失眠,不得不为将来做长远打算:他退休金不高,手上又没有积蓄,如果想长期租房,一般一次要交半年房租,基本生活就会捉襟见肘;假如去养老院,不用租房子,但便宜的养老院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元,他的退休金根本不够。他想到了儿子,自己的身体还不错,能给儿子做做家务带带孩子,也有个落脚之处。可当他腆着脸求儿子时,俩儿子不但都不接纳他,还毫不留情地对他一顿训斥。

走投无路下,2017年10月底,潘志成把两个儿子告到了法院,要求他们赡养自己。两个儿子却指责他自私自利,肆意妄为,不为孩子着想,枉为人父。最终,经法官调解,父子双方达成协议:俩儿子按月支付赡养费,他撤回起诉。

有了儿子的接济,潘志成住进了西安市北郊的一家养老院。2018年春节,潘志成已经在养老院住了两个多月,俩儿子除了依照协议按时把生活费打到他的账上,一次都没来看过他。他孤独又伤心,想不明白自己当年前卫的养老选择,明明是一心为儿子们减负着想,却为何导致父子反目,亲情无存?他想知道,他真的做错了吗?

(据《妇女生活》)



唐宗蚕诗中的织女形象

在蚕桑劳动中,女性是居于主导地位。因此,唐宗蚕诗便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广大从事蚕桑之业的女性。

如果天气好,收成好,也许盘剥带来的伤害会稍微减轻点;一旦且遇到荒年,那蚕女们的命运就真的无比悲惨了。我们可以从孟郊的《贫女词寄从叔先辈》中感受到蚕女面对恶劣气候时的束手无策:

蚕女非不勤,今年独无春。二月冰雪深,死尽万木身。时令自逆行,造化岂不仁。仰观碧霞仙,高控沧云海。永别劳苦场,飘颻无垠。

孤立无援的可怜人不是因为不勤劳,而是因为气候时令的原因,而统治者不体恤民情,反而变本加厉的做法,几乎就能把蚕女逼上绝路,哀莫大于心死,她甚至希望自己“永别”这劳苦的地狱,“飘颻无垠”,随便落到哪里自生自灭。

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类和织女命运相关的女性——歌舞伎,她们同样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女子,都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,织女被剥削,对自己的遭遇有着清醒的认识;歌舞伎被玩弄,反而沾沾自喜,她们对物质财富的挥霍与蚕女的呕心沥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尽管诗人们看到了歌舞伎与蚕女织女的巨大鸿沟,却改变不了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。例如晚唐邵谒《寒女行》中的寒门蚕女终日辛劳,而青楼女却锦衣玉食:

寒女命自薄,生来所微贱。家贫人不

聘,一身无所归。养蚕多苦心,蚕熟他人丝。织素徒苦力,素成他人衣。青楼富家女,才生便有主。终日著罗绮,何曾识机杼。清夜闻歌声,听之泪如雨。他人如何欢,我意又何苦。所以问皇天,皇天竟无语。

歌舞伎的生活自古以来就以奢华闻名,唐安史之乱后,百姓生活愈加艰难,织女们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,但统治集团奢着之风却变本加厉。王昌龄的《春宫曲》中:

昨夜风开露井桃,未央前殿月轮高。平阳歌舞新承宠,帘外春寒赐锦袍。

她们上台演出的衣服必定华丽无比,君王赏赐的锦袍肯定更为奢华,但这如花的盛景之下,掩盖的却是万千织女的血泪!正如王建《当窗织》说:“草虫促促鸣下啼,两日催成一匹半。输官上顶有零落,姑未得衣身不著。”可是,织女费尽心血“水寒手涩丝脆断,续来续去心肠烂”(王建《当窗织》),千梭万线织出来的丝绸去哪了?去了青楼,去了“十指不动”却“衣盈箱”的歌舞伎的房里!

随着中唐后的世风日下,“笑贫不笑娼”这个矛盾到宋代更是明显,如西桃的《呈寇公》:

一曲清歌一束绶,美人犹似意嫌轻。不知织女茧窗下,几度抛梭织得成。

唐宗蚕诗中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对女性生活的关注,才会呈现出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形象。(摘自《诗说汉语》)



谁知贫里得天真

北宋名臣范仲淹晚年时告诫弟子:“老夫平生屡经风波,惟能忍穷,故得免祸。”现代语境下谈为官“忍穷”,不是说要回到一贫如洗、家徒四壁的状态,而是说思想上安贫乐道、德行上清正如水、操守上知止有定。

唐代冯履谦任河北尉时,故旧张怀道任河阳尉。某日,张怀道给他送来一面贵重的铜镜。冯履谦把县吏集中起来,拿出镜子给大家看。县吏都称赞,这是一面好镜子。讲完镜子的由来,冯履谦说:“吾效官,但以俸禄自守,岂私受遗哉!”他让人把镜子退还给张怀道,并昌言:“清水

见底,明镜照心,余之效官,必同于此。”意为,我做官必定跟这面镜子一样,照心见底。闻者莫不敬服。

陆陇其,清代著名清官。康熙十四年,他初到嘉定为官,地方绅商按惯例到府上拜会,馈赠。陆陇其一概婉拒,并以“心无私欲,自然会刚;心无邪曲,自然会正”自警自励。在任期间,他抑制豪强,整顿胥役,深受乡民爱戴。《清史稿》载,陆陇其去官之日,“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,民爱之比于父母。”他的好友俞鹤湖以诗赠:“有官贫过无官日,去任荣于到任时。”陆陇其的为官品行,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旧唐书》里,侍中李日知与妻子的一段对话,至今读来发人深省。李日知要陈请告老,没跟妻子商量。回到家后,他让身边人做好准备,将搬出官宅住到别处去。妻子惊了:“家产罄空,子弟名宦未立,为何急着辞去官职?”李日知说:“书生至此,已过本分。人情无厌,若恣其心,是无止足之日。”

发财与为官,自古便是两条道。东汉孔奋任职甘肃武威,生活节俭,不为利益所诱,被讥为“身处脂膏,不能以自润”。他看到百姓富足,集市繁盛,内心却是轻松快乐的。清代王应奎在《柳南随笔》中,记下乡人龚义林的一首《贫乐》诗,意颇推崇。诗云:“憔悴山妻苦恨深,谁知贫里得天真。菜蔬作饭甘于米,稻草铺床暖似茵。户乏荆扉偏得月,袖多绳结好携春。宵来莫厌长醒坐,不饮原来最养神。”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)



家庭幽默

1.药效

有个老人去看病,医生给他开了一副药然后对他说:“药效十二小时。”老人点了头就笑着走了,一边走一边笑,回到家还在不停地笑。

家人奇怪就问:“你怎么回事啊?”老人说:“我去,这医生开的什么药啊,要笑十二小时,笑得快累死了。”

2.拜个晚年

新年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,爸妈才带着四岁的女儿去拜访一位朋友。见面后,

爸爸对女孩介绍:“甜甜,这是刘叔叔,给叔叔拜个晚年吧!”

女儿立即朝着刘叔叔鞠了一个躬,有礼貌地说:“刘叔叔,祝你晚年快乐!”

3.打篮球

去女友家见父母,饭桌上聊起了打篮球,我说我很喜欢打篮球,怎样过人、投篮……未来丈母娘对丈人说:“和你年轻时一样。”我问:“叔叔以前也爱打篮球?”未来丈人说:“我以前和你一样,吃饭时话多。”

4.排毒

我觉得所谓的“肝脏11点之后排毒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。因为中国横跨5个时区,但统一使用东八区北京时间。所以负责任的说法应该是:鸡西的肝10点之后排毒,北京的肝11点之后排毒,重庆的肝12点之后排毒,乌鲁木齐的肝1点之后排毒,喀什的肝2点之后排毒。

5.女儿与儿子的区别

问:女儿是小棉袄,那儿子是什么?答:儿子应该是皮夹克,冷的时候挡不住严寒,暖和的时候穿着又热,价格死贵,扔了又可惜,只能穿着装一装门面,逢人就吹我有皮夹克!(摘自《中国剪报》)



Advertisement for Jibeikou Hospital (济北口腔医院) featuring a woman's portrait and text: '牙齿矫正 我只信赖济北口腔' (Dental Care, I only trust Jibeikou).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: 咨询电话: 0531-8423 8686, 地址: 济阳县城富强街11号.